写母亲

□ 马云丹

许多次想写母亲，可是每每提笔，有关母亲的一切就会铺天盖地向我涌来，岁月里的母亲是那么地饱满，让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笔点。

母亲来我身边小住的日子里，我的幸福感爆棚，便又动了写母亲的心思。我对母亲说："妈，我想写写你。"母亲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太婆有啥好写的。"我一机灵："那就从你不识字写起吧。"母亲笑着用手点了我额头一下："你这小不点竟笑话我！"

那就写母亲识字的事情吧。

每次母亲提起她不识字来，眼里就会泛泪花。母亲曾经有机会识字的，那是她16岁时的冬天，村里有了夜晚扫盲班，母亲就想晚上去学习，那时姥爷照顾病中的姥娘，家里是母亲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当家，我大舅说：男人都不去学，女人家认字干啥？净浪费煤油。

那年代村里还没通电，要自己提一盏煤油灯去学习，大舅把煤油灯藏了起来。没有煤油灯母亲也要去，前脚迈出大门，大舅就关上了门："今晚你别想进家门！"母亲想，大舅也就吓唬一下她罢了，冬天的晚上那么冷，大舅肯定不会把她关在门外的。

学习班远在村北头，母亲摸黑小跑到那要半个小时。母亲去了还没学几个字就下课了，她硬是拉着老师教她写自己的名字。没有纸和铅笔，母亲在一块碎瓦片上用石灰歪歪扭扭地写上她的名字：金梅。

母亲生怕忘了字的样子，很小心地把瓦片揣在棉袄里。等她跑回家，怎么敲门大舅也不开，母亲在门外哭了一夜。

自此母亲大病了一场，等病好了扫盲班的老师也走了。母亲说那时挺恨我大舅的，直到她结婚后生了姐姐和我才放下了对大舅的恨意。母亲说，那时不懂大舅当家的难，也是穷闹的。

待到姐姐和我上学的时候，母亲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说："你们好好读书，等我有空了你们教我认字。"可那时的母亲太忙太累了，父亲在部队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姐妹，白天忙农活和家务，还要在晚上我们睡下后去煤矿干活。她说她要是识字能在值班室给矿工记工或按姓名和工种发放工作配件，就不用干推矿车卸煤块那样又脏又重的活了。

母亲开始正式学识字，是伺候102岁的奶奶走了以后，母亲终于有了时间。大姐给她买来识字卡片，我们每天教她几个字，白天我们上班，她就在家读写。母亲毕竟已经是近80岁的人了，眼花了还有头摇手抖的毛病，写个字很是费劲。就算这样，她学得也很开心。

学了一年多后，母亲能磕磕绊绊地给一家人读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了。读完，母亲就会像孩子一样幸福地卖弄："看，我能读小不点写的文章了。"姐姐回应母亲："小不点写文章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老人家会读了才了不起！"母亲开怀大笑起来："识字好，我不是睁眼瞎了！"

再写写母亲的爱情吧。

母亲和父亲同村，父亲勤劳聪慧，18岁已是生产队队长。母亲说，那时看着父亲踏实能干，估摸着能撑起一个家来。母亲虽不识字，但能干好强，无论是女红还是务农的活儿都是拔尖的。两个拔尖的人自然就相互吸引了。

父亲曾骄傲地对我们说，那时他们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恋爱也进步，是自由恋爱。母亲笑了："别听你爸瞎说，他还会谈恋爱？他就知道天不亮去俺家地里锄地。你姥爷开始以为谁锄错了地，后来纳闷怎么回回锄错了，最后才逮到是他偷锄的。"母亲笑出眼泪来，指着父亲说："你傻不傻？锄的时候不让人知道，谁知道是你锄的。"父亲也笑："我那是学雷锋。"

恋爱刚三个月，父亲要当兵去了，临去部队前，父亲和母亲定了亲，都是一村的知根知底，穷得也没什么定亲信物。父亲这边找了个媒人去母亲家说了一声，一起坐下来吃了个煎饼卷白糖就算定了亲。

定亲后母亲便以父亲家为重了，要先干完父亲家的活再回去干姥爷家的活。父亲在家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且和他年龄相差很多，能干活的没几个人。母亲说，那时候累得真想退婚，但看看父亲的弟妹那么小又不忍心。

父亲去部队时对母亲说："家里全靠你了，你受累了，等我转业回来好好补偿你。"现在说起补偿，母亲就会撇嘴："还补偿呢，这一去就知道忙工作，家里啥也指望不上。"父亲赖笑道："就是就是，要不怎么说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呢。"

父亲在部队得了许多军功章和荣誉证书，说母亲不识字，写信给她也不方便，不如寄回军功章和荣誉证书来好，这样母亲就安心了。母亲自然也只是给父亲寄去自己织的毛衣毛裤和纳的鞋垫，那是父亲在部队炫耀的资本。

后来母亲曾埋怨父亲："你会写字都不给我写封信。"父亲耿直得很："你又不识字，我写信不成了在奚落你？"母亲生气地说："我不识字，我不会让识字的读给我听？你就没长那心！"父亲一头雾水，但会哄母亲："你看看，你不早说，早说那时候我一定一天三顿地给你写信！"一句话把母亲逗笑了："写信又不是吃饭，还一天三顿，快一边歇着去吧你。"

经过没有只字片语的3年恋爱后，父亲向部队打了结婚申请回来和母亲结了婚，结婚后父亲又回了部队。用父亲的话说：结婚是更安心地谈恋爱。又过了3年左右，迫于奶奶等着抱孙子的威逼，父亲打了转业报告，到了离家虽远但一周能回家一次的地方工作，自此母亲和父亲才有了一个家。

我们都惊叹母亲和父亲的恋爱谈得够长的，母亲对着父亲自嘲道："我真是傻，被你骗得够呛，把自己卖你家没白没黑地干活！"父亲认认真真地对母亲说："不是你傻，是我求神仙好不容易把你求来的，我心诚！"母亲又被父亲逗笑了。

我想，写母亲，是写不出母亲的所有的，母亲太辽阔。原来，只写"母亲"这两个字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浩瀚的世界。

盛开在古诗词里的夏花

□ 姜薇

夏夜，独自一人，翻开诗书，微风中全是夏的气息，读着唐诗宋词中夏花的静美，仿佛置身其中，别有一番闲情逸致。

荷花，仿佛是夏的代言。走在池塘边上，随着微风吹拂，荷叶摇曳，荷花轻轻摇晃，仿佛听见了那唯美动人的文字。

南宋诗人杨万里似乎偏爱荷花："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娇嫩的小荷叶刚从水里露出尖尖的角，一只调皮的蜻蜓轻盈地立在上头，仅仅是这样一个细节，就将夏的幽情逸趣描绘得如此灵动。

夏日是小麦抽穗扬花之时。风吹麦浪，一片翠绿，麦苗悠然自得地生长着，麦田中，齐刷刷的麦穗上堆满了密密的麦花，弥漫着一股鲜嫩的清香。

古人面对麦花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句，南宋诗人范成大写："永日屋头槐影暗，微风扇里麦花香。"槐树茂密，树荫清凉，微风吹来阵阵麦花的香气，一幅清新怡然的夏日写景图。杜甫的《为农》写："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圆圆的小荷静静地浮在水面上，嫩绿的小麦已开始轻轻地扬花。麦花就好像是一串串小白蝴蝶，在翠绿的麦穗中飞。麦花虽是短暂的花事，但对于农家来说，麦花抽穗，日子就有了盼头，恍然间，看见农民站在麦田里，端详着浅白的麦花，脸上挂着的是丰收的笃定与欢喜。

夏天，经常出入诗词的还有石榴花。"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宋代诗人苏舜钦躺在席子上乘凉，窗外榴花盛开，映照屋内，颜色柔和，即使透过窗帘，仍能感觉到它艳丽的色彩。而在刘辰翁的院子里，"新雨过，绿连空。蝶飞慵。闲过绿阴深院、小花浓。"如火的榴花在微风中翩翩起舞，犹如柔情似水的少女。绿树荫浓的庭院，绚烂的石榴花开，石榴花的红和庭院的绿相得益彰，美得不可胜收。

不经意间，墙角的蔷薇悄然打开了夏的心事，婉约地怒放着，借着微风，芬芳盈袖。蔷薇花喜欢手挽着手，缠缠绕绕，攀援在篱笆之上，给人温柔多情、岁月静好的感觉。历代诗人更是喜爱它，为它吟出了众多赞美的诗句。明朝诗人李江有诗："枕痕春色天长午，坐对蔷薇一树花。"夏日午后，悠闲地小憩，醒来看到一树蔷薇盛放，心旷神怡，只一眼，便是满心的欢喜。最美的当属唐朝诗人高骈写的"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微风过处，一院幽香。

文人墨客用诗词将夏天藏进摇曳生姿的花里，让我们聆听夏花绽放的声音，感受夏日的美好。

还能回几次家

□ 德喜

"从现在开始，看到爸妈的次数只有100多次了！"偶然看到这样一条朋友圈，我浑身一紧，像被一根蒺藜扎在了心上。

朋友身在异地他乡，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最多不过4次，如果父母能活到百岁的话，再见到他们的次数不过100次。100次啊，何其少！真是细思极恐。看着这灼心的数字，我不禁黯然神伤，从没想过、算过回母亲家的次数会是这么触目惊心。我使劲搓了搓脸颊，审视自我：平时打电话，母亲最后总是不忘说一句："工作不忙的话，抽空回家啊！"我总是说忙，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那年秋天，我回家，院里的石榴树硕果累累。我上树采摘，母亲站在斑驳的树影下说："别全摘了，留几个在树上。"我问为啥？她说："挂在树上，冬里看风景。"我不禁莞尔一笑，心想母亲还挺风趣呢。"再说，结了一树的果子，全摘光了，树也难过。"母亲不经意地又补了这么一句。我愣了一下，停下采摘的手，看着树下瘦小的她，竟一时无语。打眼望去，挂在枝头的果子，多像是树的孩子守在父母身边。

"子欲养而亲不待""常回家看看"，道理谁都懂，可是我们做到了吗？平时我们总是抱怨现在的孩子不懂事，不懂得感恩，可是我们何尝不是？说孝顺，也只是平时打打电话，逢年过节吃顿饭，却并不知道父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每逢回家，父母忙前忙后，像是招待客人似的，我们做儿女的却坐享其成。返城时，父母早给准备好自家收的米面、果蔬……沉甸甸的大包小包，仿佛要送出他们全部所有。

结婚后，我为自己的小家忙前忙后，可对于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何曾为他们做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呢？再扳起指头算算，从现在起到父母100岁，每次回家为父母做一顿饭，我又能做多少次？每次回家为父母洗一次衣服，我又能洗几次？母亲的家，你还能回几次？你又有多少时间补偿呢？

触目惊心，却一点儿不假，惭愧和自责，瞬间传遍我的全身。多回一次家，多为父母做点事，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费劲。有时候我们只是太懒，为父母做的实在太少太少了！

不由想起了远在山乡的母亲；想到了山风一紧，天井里那棵老榆树的叶子纷纷落下的情景；想起了母亲在秋声萧瑟的黄昏，提着扫把，弯着腰，打扫着那些落叶；想着母亲轻轻的咳嗽声；想着爬升在老屋房顶的袅袅炊烟……

想着想着，我不禁潸然泪下。想你了，母亲。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bfk@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